

百货型婚姻

犀利中年

小山楼 A10

我的
清醒始于
中年。

我的
中年始于
一场大病。

春林渐盛，春水初生，春风十里，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近日，某知名婚恋网站发布了《2014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》，报告显示，半数的单身人士选择百货型婚姻：“和条件合适的人结婚”“拿钱选货，货比三家”。有了这样的结果，我们再来看“传刘强东给奶茶妹妹一亿聘礼 两人现身商场买钻戒”这样的新闻，就会释然。我们也就不会如此充满妒意地在微信圈里转发“年前刘强东携奶茶妹妹回乡发钱，有老人说多年不见闺女都这么大了”的调侃。

与之相映成趣的是，本地晚报上说，河南农村媒婆春节收入过万，被逼相亲的吐槽充满朋友圈，假期让剩男剩女们心有余悸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近日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牟虹明确表示不太支持“剩女”的提法。她认为女性有权利选择事业的发展、美好的爱情以及婚姻，什么时候都不晚，只要是美好的，就应该去追求、去期待，不会有剩下的。作为管理女性的官员，她的话很有道理。但再丰满的理想掩饰不了现实的骨感：

——每次填表填完性别

“女”和民族“汉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基调已经被奠定了三分之二；

——我决定不再做女汉子的原因之一，是我已经快30岁了。女汉子或许还有一点萌萌的美感，但“女老汉”这个称谓太可怕了；

——还有网友总结出“剩下六条金律”：1腐女2装女流氓3完美主义4忘不掉前男友5恨嫁6死宅。他们认为，漂亮与否不重要，年龄也不重要，这六个原因才是死穴。

媒体也不忘推波助澜：90后大军开启婚姻模式，80后再不行动就剩了，大字标题让人惊心。想想如今的女子真是挺为难的。看多了韩剧里多情专一还多金的男子，谁愿意将就自己的婚姻。所以又有专家说，正是韩剧的泛滥导致了剩女的大批量出现。相亲节目里女嘉宾一句“情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后座上笑”的肺腑之言不知惊醒多少梦里人，也让当初一副傻样坐在自行车后座心满意足的我等黑了脸。

一方面是担心剩下的焦

灼，一方面是拿钱选货的现实，也难怪有人说，当代婚姻面临三大劲敌，已婚者不安心，未婚者不甘心，旁观者太热心。媒体报道名人的婚姻时，总要突出一下戒指是几克拉的，寻常女子，需要几套房几张存折来作为婚姻的保障本也无可厚非。听说放开生二孩后，不少女子退居家中成为全职太太，估计易货的代价又要高出许多。

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放映时，多少人在电影院里为“我不能等你一年零两个月，我也不能等你到22岁，我只能等你一辈子”这句“最动人情话”泪流满面，但是正如张艺谋自己所言，初心就像初恋，基本上再无法重复了。

相比“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”的《传奇》，今年春晚莫文蔚的一首《当你老了》靠谱多了，“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昏沉，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取暖，回忆青春。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、假意或真心，

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面上的皱纹”，个中深意，可惜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听得明白？最新一期的《读者》杂志，特地选取了《王家卫的映画世界》，那些灰烬过后留下的金句，一咏三叹，辗转而不得，是《花样年华》里“我等你，直到垂暮之年，野草有了一百代子孙，那条长椅上依然空留着一个位置”，是《2046》里“爱情这东西，时间很关键。认识得太早或太晚，都不行”，是《重庆森林》里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什么东西上面都会有个日期，秋刀鱼会过期，肉罐头会过期，连保鲜纸都会过期。我开始怀疑，在这个世界，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”。

《巴比伦犹太教法典》里有段话，“假如你的妻子身材娇小，俯下身去倾听她的悄悄话儿。当爱情炽烈时，一对男女能够以剑刃做床；当爱情淡薄时，60平方米的床也嫌小。”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最多的已不是爱，而是亲，据称“亲”的主体承重结构是人民币的符号“¥”。

缺衣——上世纪七十年代碎片之三

凯风

凯风自南来。
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，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晓。

度过半生，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，才渐渐明白，凯风拂过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，日子开始好转，但从1974年起，情况又开始下滑。这种情况有点像处于熊市的股票市场，好不容易熬过底部开始上涨，可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解套时，股价又开始下行了。那时我读三年级，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总是念叨着要过紧日子，要挣工分，他说全家就他一个劳力，“超支”是肯定的，但要保证吃饱穿暖。他自己没日没夜地干，天蒙蒙亮就起床，到地里去忙乎。傍晚收工后还要到菜园去，除草浇水施肥，半点也不马虎。

他自己苦干，还把姐姐和我使唤得团团转。姐姐一直是家里的重要劳动力，干起活来不输与男生。母亲去世后，我也开始像个男人那样干活了：负责家里吃水，每天挑井水一缸，12小担，从不间断；夏天负责给菜园浇水，浇一遍需要一个半小时；每天早上出去捡粪或者挖柴，吃过早饭再上学；放学后打猪草，或者挖柴。星期天跟大人一起下地，挣工分。

即便这样辛勤劳作，还是穷困潦倒。食物当然不够，也缺少衣服。在外地公社当食品主任的姑父劝我父亲说，如今这个世道，一定要吃好点，穿破点，吃好点是要保证营养，穿破点是为了省钱吃饭。父亲深以为然，于是

就把我家的战略重点集中在吃饭上了，对于穿着，只要衣能蔽体，也就不去管它。反正那时大家都没有什么好衣服，彼此彼此，谁也不会笑话谁。

但乡下人也有面子上的事情。有一次叔父回乡探亲，要去县城办事，顺便带我去县城看看。我从来没有去过县城，兴奋得无以言表，小伙伴听说我要去县城，更是羡慕不已。出发之前的夜里，才发现我居然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。继母翻箱倒柜找了半天，找了几件好点的衣服，叔父都不满意。没办法，只好找同学借。记得借了一件蓝布上衣，比我最好的衣服好看多了。我穿上衣服给叔父看，叔父点头同意，转过头来很不客气地批评我继母，大意是你们就这一个伢儿，总是说很关心伢儿，如今伢儿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？搞得我父亲一点面子也没有。

我一向不太看重衣着，对衣服破烂不太在乎，就是对裤带不好很有意见。夏天多穿裤头，当时裤头里的裤带就穿在腰上，是一种叫做“八股套”的细绳子做成的，系在裤头腰部，从前抽出，打个活结就成了。这种带子很容易腐烂，有一次，我打喷嚏崩断了带子，可我不会把细绳子穿进裤腰里，只好把“八股套”细绳子扎

在短裤外面，这叫做“打伞”，小伙伴经常取笑我，我也不管，只是时不时要提一下短裤。有个同学恶作剧，偷偷跑到我后面，拽住短裤往下拉，雀雀屁股全露了出来，同学们一阵哄笑。我无地自容，低头逃开了，但心里恨死了那个同学。过了好久，大家都要忘记这事了，那个同学又绘声绘色说起来，我又羞又恼，捡起一根蓖麻秆，狠狠地抽打那个同学的小腿，直到他倒地不起，我才扔掉棍子。大家都惊呆了，没有人过来拉一把。那个同学在家躺了一周，他父亲到学校来找我，我一五一十说给他听，他没有打我，只是训斥我几句就走了。我父亲也知道这事，破天荒地没有骂我。此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取笑我，我对露屁股这事也完全不在乎。

春天和冬天，要穿夹裤或棉裤，裤子就有点重了。那时外裤一般用一根布带子系住，里面的夹裤或棉裤没有裤带，这就带来一个问题，夹裤、棉裤因为没有橡皮筋，总是往下掉。我那时精力旺盛，一下课就到处跑，才跑几步就要提裤子，搞得我不胜其烦。有一次跑步比赛，裤子下掉影响跑步，最后是提着裤子跑到终点，把围观的家长笑得肚子疼。好在我脸皮厚，当时被笑得有点难为情，后来很快就忘了，也

没有同学取笑我——好几个人都这样。

衣着不合身，还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——手脚生冻疮。冬天一到，手背上先是出现一个个红肿的小块，遇到冷水疼，遇到热水痒。过一阵子，肿块开始开裂，指头、手背上出现一道道口子，流出的黄色液体很让我烦恼。脚上也是如此，脚指头、脚后跟上全是开裂的口子，痛痒难忍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穿得太少。棉衣裤是有的，但好像总不合身，冷兮兮的不顶用；棉鞋也有，但鞋底是几层破布“纳”成的，不防水，我不爱穿。我喜欢穿胶鞋，轻便合脚，但是冬天很冷，坐在教室里脚指头生疼，一下课就出去跑，跑出汗了很暖和，但冷却后脚上更冷，更容易生冻疮。有人说用生姜擦水管用，可村里没有种生姜，哪里去找呀，说热水泡管用，结果越泡越痒。父亲看不到，继母懒得管，我自己慢慢就习以为常了。

有时，我痛痒难忍，妹妹会帮我挠冻疮的痒痒。她手小力气小，挠得很舒服。每当她看到我嘴里吸着气、脚往地上踩的时候，就咧着嘴笑。可惜，到六七岁以后她就不肯帮我挠了，央求、吓唬都不管用，问她为什么，也不回答。她那么弱小，我不能霸蛮，只好随她。